

•中国现象学文库•

现象学研究丛书



后哲学的哲学问题

孙周兴 著



商务印書館

中国现象学文库
现象学研究丛书

后哲学的哲学问题

孙周兴 著

商務印書館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哲学的哲学问题/孙周兴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中国现象学文库现象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100 - 06759 - 1

I. 后… II. 孙… III. 形而上学—研究 IV. B0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2897 号

**本书得到同济大学 211 工程三期重点
学科建设项目的出版资助。**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及香港中文大学
现象学与当代哲学资料中心合作编辑
郑承隆通识教育及哲学研究基金资助**

中国现象学文库
现象学研究丛书
后哲学的哲学问题
孙周兴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6759 - 1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1 1/4

定价: 23.00 元

中国现象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节(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邓晓芒(武汉大学哲学系)

关子尹(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刘小枫(中山大学哲学系)

刘国英(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孙周兴(同济大学哲学系)

张庆熊(复旦大学哲学系)

张志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

张志扬(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张灿辉(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张祥龙(北京大学现象学研究中心)

杜小真(北京大学哲学系)

陈小文(商务印书馆)

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

庞学铨(浙江大学哲学系)

倪梁康(中山大学哲学系)

高宣扬(同济大学哲学系)

靳希平(北京大学现象学研究中心)

常务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关子尹(香港中文大学)

孙周兴(同济大学)

倪梁康(中山大学)

《中国现象学文库》总序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现象学在汉语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兴趣,渐成一门显学。1994 年 10 月在南京成立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此后基本上保持着每年一届一刊的运作节奏。稍后香港的现象学学者们在香港独立成立学会,与设在大陆的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常有友好合作,共同推进汉语现象学哲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现象学学者这些年来对域外现象学著作的翻译、对现象学哲学的介绍和研究著述,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均值得称道,在我国当代西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的现象学事业才刚刚起步,即便与东亚邻国日本和韩国相比,我们的译介和研究也还差了一大截。又由于缺乏统筹规划,此间出版的翻译和著述成果散见于多家出版社,选题杂乱,不成系统,致使我国现象学翻译和研究事业未显示整体推进的全部效应和影响。

有鉴于此,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与香港中文大学现象学与当代哲学资料中心合作,编辑出版《中国现象学文库》丛书。《文库》分为“现象学原典译丛”与“现象学研究丛书”两个系列,前者收译作,包括现象学经典与国外现象学研究著作的汉译;后者收中国学者的现象学著述。《文库》初期以整理旧译和旧作为主,逐步过渡到出版首版作品,希望汉语学术界现象学方面的主要成果能以

《文库》统一格式集中推出。

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藉《文库》这个园地，共同促进中国的现象学哲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现象学文库》编委会

2007年1月26日

自序

本书是作者最近几年的论文辑录，也加上了少数几篇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旧作，主题多半与“海德格尔”和“形而上学批判”相关。除几篇旧作之外，近几年的文章多为演讲稿或会议报告。

我把本书 18 篇文章分编为三块，差不多是：“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现代性形而上学批判”、“海德格尔与后形而上学”。为体现本书的整体性，我对所选文章作了适当的加工处理，办法包括重立标题、增补内容、统一格式，等等。特别是几篇旧作，虽然主题大致相合，但因为成文较早，不免稚嫩和粗糙，且其中一些想法和说法，在现在看来已经有了偏差和问题，个人文气自然也应该有了变化，故趁此机会对它们作了较大幅度的修订，有的文章里的一些段落几近重写。

至少与我此前出版的另一本文集《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东方出版社，2001 年）相比较，本书中的文章算是多了一点学术味，原是以“学术论文”的要求来写的。《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书中的文章则多半为短章，而且总的来说是比较轻松可读的——所谓“学术随笔”是也。不过若就背景和论题来说，两书仍有部分交叉和共同之处。

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着“形而上学”问题，可以说“形而上学”是我进学以来的主要兴趣所在。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当我在 20 世纪

80年代后期读到海德格尔的著作时,就被深深地迷住了——当时还是借着熊伟先生做的少数几篇海德格尔译文;稍后则有熊氏弟子陈嘉映和王庆节所译的《存在与时间》一大本。无论是就运思还是表达来说,无论是就其前期“哲学”还是就其后期“思想”而言,海德格尔都表现出一种玄奥的品质,这在20世纪思想史上是独树一帜的。思之玄奥自不能简单地归于“神秘”或者“神秘主义”。思之玄奥乃由其沉潜、低沉的品质所规定。

在我看来,形而上学的核心课题是“超越”(Transzendenz)问题。本书主要从尼采—海德格尔的观点出发,认为形而上学的“超越”问题具有“本质—先验”追问与“实存—超验”追问两个基本路向,而从学科意义上讲,也就是“存在学”(Ontologia,旧译“本体论”,又译“存在论”)和“神学”(Theologia)两个系统。我认为这两个系统构成西方文化的精髓部分,也是中西文化沟通和比较研究上的根本难题。不待说,就有关形而上学内在结构的认识而言,关键问题乃在于“超越”问题的两个路向即“先验追问”与“超验追问”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地,“存在学”与“神学”之间的关系。而本书显然还不能自认为已经解答了这个关键问题,而只能说是对此问题的探讨工作的一个准备。

另外,上述简明的讲法可能有令人误解的地方。我们区分上面的两个路向和两个系统,意思当然不是说,所有以“本质—先验”路向为重的哲学家都会明确地标榜“存在学”,而所有以“实存—超验”路向为重点的哲学家都是纯粹的神学家了。我们的说法只是就总体思想倾向来讲的。就倾向和路径而言,本质—先验哲学家们可能更接近于“存在学”,更偏重形式科学和思辨理性,而实存—超验哲学家们显然更容易靠拢“神学”,更具有信仰—伦理的实践

指向。

本书的问题意识仍旧是指向当下的。我们对形而上学问题结构和追问路向的揭示和清理,固然具有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但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后形而上学(后哲学)的思想处境和思想远景。这个意图在本书最后一篇文章“后哲学的哲学问题”中得到了比较清楚的表达。因此我才干脆把这篇文章的标题立为本书的书名了。

书中有几篇旧作是关于欧洲大陆人文语言哲学传统(威廉姆·洪堡、卡西尔、克罗齐,及至海德格尔后期等)的讨论,把它们收入本书并非完全为了凑数,而毋宁是因为:“思”与“言”的一体性在现代思想中的表现最为显赫。现代形而上学批判经常与语言哲学结伴而行。甚至可以说,后形而上学之思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之思。

本书的整理工作早已经列入我的工作计划,而且从2004年始即已开始实施,却由于这几年里于公于私都是特别繁难,没有整块的时间来完成,一拖再拖,竟是快四年过去了。修订过程中最令我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对自己旧作的不满,甚至于生出一点讨厌。这种感觉经常是相当致命的。这也是我迟迟不能把本书编完、交付出版的一个原因。

专名、术语、注释之类,已在修订时作了规范处理;惟文中出现的希腊文,有时采用了拉丁改写法,有时采用希腊文原文,未能予以统一。

在此要感谢刊发过本书大部分文章的相关杂志及编辑,有的编辑,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柯锦华女士,为我的两篇文

章提供过很好的识见。

感谢商务印书馆的陈小文博士和王希勇先生的帮助，他们的支持和耐心使我终于得以形成眼下这本小书，把我十几年来有关西方形而上学课题的一点研究心得集中起来，或可供读者诸君参考和批评。

孙周兴

2004年10月22日记于沪上康桥

2006年8月28日再记于绍兴王坛

2008年7月8日补记于沪上同济

目 录

第一编 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

1. 形而上学的本质之问与实存之间.....	3
2. 超越·先验·超验	20
3. 西方形而上学的实存哲学路线	42
4. 海德格尔与作为形而上学的神学	65
5. 作为实存哲学的伦理学	83
6. 超越之辩与中西哲学的差异.....	106

第二编 现代性形而上学批判

1. 海德格尔对康德哲学的存在学改造.....	123
2. 威廉姆·洪堡的语言世界观.....	143
3. 形而上学的尼采与尼采的形而上学.....	163
4. 形而上学的式微和语言哲学的兴起.....	178
5. 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	196
6. 后现代思想与西方哲学的危机.....	207

第三编 海德格尔与后形而上学

1. 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思想开端	231
2. 大道与本有:再论海德格尔的 Ereignis 之思	255

3. 海德格尔后期语言思想概论 272
4.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低沉的情绪? 292
5. 一种非对象性的思与言是如何可能的? 310
6. 后哲学的哲学问题 337

第一编 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

形而上学的本质之问与实存之问^①

一

今天与大家来讨论形而上学问题。“形而上学”(metaphysics)在汉语学术界也经常被译解为“玄学”，可见是一门特别玄奥怪异的学问。作为西方文化学院—学术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形而上学”还是一门严格而枯燥的学问。我只希望利用今天这个机会，主要以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批判为背景，从形而上学的问题提法入手讨论形而上学的双重问题结构和追问路向，即存在学路向的先验追问与神学路向的超验追问。

首先似乎还有必要指出一个误解。长期以来，“形而上学”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差不多成了一个贬义词，与之相联系的是“机械的”、“片面的”、“静止的”等等修饰词。“形而上学”被理解为一种“坏的”思维方式，与“好的”辩证法相对立。这种看法其实来自一种苏联化的“机械的”、“片面的”、“静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的哲学学者和读者中间，这样的偏见和误解已经不应该有了。

① 本文根据作者 2002 年 9 月 20 日下午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作的报告(禾田讲座)修改而成，报告形式仍予以保留。原以“形而上学问题”为题刊于《江苏社会科学》，2003 年第 5 期，第 7—12 页。收入本书时有修正。

我们当然可以说“形而上学”——一般而言也就是“哲学”——有“好”与“不好”之分，可能有的哲学家想得好些，想得深邃些，有的想得不够理想，不够深入。但问题在于，“形而上学”不止是一种思维方式或方法，而且首先不是一种思维方式或方法。即便我们承认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它的确也是），也不是所有的形而上学类型和形而上学思维都是“机械的”、“片面的”、“静止的”。

“形而上学”是什么？我们先得从这个名称说起。众所周知，西文 Metaphysics 这个名称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本书。不过，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没有使用过这个词语，而且在古希腊文中也根本没有这样一个词。有一种解释认为，是一位叫叙明安得洛尼可的人（盛年约公元前 40 年）在编辑完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著作之后，发现还有一些文章是讲我们今天所谓的“哲学”的，把它们集在一起，却无以名之了，姑且立题为“物理之后”（*ta meta ta physika*）。^① 后来拉丁文的编者把其中的两个希腊文冠词 *ta* 省去，“物理之后”就成了 *Metaphysica*。实际上，亚里士多德自己在这本书里并不讲“形而上学”，而是讲“第一哲学”（*prote philosophia*），以区别于作为“物理学”（今日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的“第二哲学”。后来人们就把这个书名当作一个学科名称了。如此看来，“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个名称就是偶然形成的，甚至可以说是多余的，我们完全可以用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第一哲学”替而代之。

作为学科的“形而上学”是什么？亚里士多德明言：“第一哲

^① 参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译本，吴寿彭译，译后记，商务印书馆，1991 年，第 329 页。

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研究 on he on[存在者作为存在者]——也有中译本译之为“实是之所以为实是”。^①这个定义貌似简单,实则不然,其中的“存在者”(on)和“作为”(he)都值得我们深究一番。眼下如若限于初步的了解,它至少已经提示我们:各门具体科学(“第二哲学”)是研究个别存在者区域的,而作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却要研究“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这就已经赋予形而上学以一种根本性的意义了。

作为学科,形而上学是哲学一科学的“基础科学”,所有其他哲学一科学都建立在这门基础科学之上。按照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一个著名比喻来讲:哲学就好比一棵树,形而上学是“树根”,物理学是“树干”,而其他科学(笛卡尔认为主要有医学、机械学和道德学三门)就是“树枝”。^②这个比喻十分形象地说明了形而上学在欧洲科学—知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基础意义。

在近代,主要是根据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康德的理解,形而上学被划分为四大部门:“存在学”、“心理学”、“宇宙学”和“神学”。“存在学”(Ontologia,通译为“本体论”,又有“存在论”、“万有论”、“是论”等多种译法)是关于存在者本身或存在者之存在的学说;“心理学”(Psychologia,也可以包括后来的哲学人类学)是关于灵魂的学说(以及关于人的学说);“宇宙学”(Kosmologia,通译为“宇宙论”)是关于世界(宇宙)之本质的学说;“神学”(Theologia)是关于上帝之实存和本质的学说。由此看来,形而上学这门科学的领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译本,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6页。希腊文的 on 为系动词 einai 的中性分词形式,所谓“分词”乃分有动词性与名词性者,这就是说, on 既有“存在着”之义又有“存在者”之义。

^② 笛卡尔:《谈谈方法》,中译本,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0页。